

严文井同志是我的第一任领导人。我1956年大学毕业,被分配到《人民文学》。那时刊物的主编就是严文井同志。他的主要职务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,主编为兼任,具体的编务由副主编秦兆阳担当。而办刊宗旨,则由严文井同志遵照中央当时倡导的“双百”方针贯彻执行。那时刊物面貌,也反映着严文井同志的文学理念。严文井同志任主编期间,《人民文学》上新人辈出,佳作连篇,发表了王蒙的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,孙犁的《铁木前传》等一系列小说精品,使文学事业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。那一年多的时间,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的第一个黄金阶段。严文井同志为此所起的作用、所作的贡献,是值得赞誉、铭记史册的。

我第一次见严文井同志,他的风采出乎我意料。原以为,作为文学界的大领导,难免会有一些官员的气息。而他没有一点点领导者的架子,温文儒雅,和蔼可亲,全然是我阅读他作品时所想象的儿童文学作家模样,淳朴又老到,机智而幽默。实际上在我心目中,他始终是个泰斗级大作家,儿童文学界中里程碑式的名人。

早在大学读书时,严文井同志的童话《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》,就给了我深刻印象。作品写小姑娘丁丁胆小怕事,经历一次奇怪而艰难的旅行后,获得了勇气。这不仅是我学习创作的课本,也使我受到了人生的启迪。参加工作不久,我从他的童话名篇《唐小西在下次开船港》,又得到了从事业务和对待生活的感悟。

小学生唐小西因贪玩而总把功课推 to “下一次”,灰老鼠乘机把他引入永远到不了“下一次”的“下次开船港”。在这没有时间,一切静止的地方,唐小西终于认识到“时间”的意义。他逃出“下次开船港”,乘“这次”就开的帆船,回到了妈妈身边。这个故事生动巧妙,被誉为

“激烈地打着回旋”

1974年7月中,我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创作办公室评论组,被安排去写所谓“儒法斗争”的文章。到1974年底,报上登出来的文章共有20篇。文化组创办想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,让我询问人文社是否有意接受这一任务。为此,我和文井同志作了一次长谈,他问,我答。

“你对所谓‘评法批儒’怎么看?”
“照我的理解,‘评法批儒’是政治上‘批孔’的延续,由政治延展到整个意识形态领域。”

“创办文章,是政治的,还是学术的?”
“这组文章侧重于文艺史,是政治化的学术研究。”

“文章内容,你认为有问题吗?”
“怎么说呢?从政治的层面说,和举国上下都在搞的‘儒法斗争’差不多,是政治运动的一种方式,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述。但我知道,我们这些执笔者,都反对搞‘影射史学’,所以文章没有直接影射现实的情况;从学术层面说,当然存在把学术政治化的倾向,虽然力求保持‘文艺史’的学术性,但在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中,很难避开政治化。恕我直言,解放以后,政治运动不断,学术始终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化倾向,或者说都有不同程度的庸俗社会学倾向,只是现在严重到几乎等同于政治。这不是学者所能改变的现状。”

“我同意你的看法,正如你说,学术状况是很难改变的,但政治上可要把把关,我们是文学专业出版社,千万不能搞什么乱七八糟的‘影射’,败坏我们的形象。”

“这一点请放心,全部稿子最后由我编辑改定,凡是有影射嫌疑的地方,我会认真地加以处理。”

“有你来把关,我就放心了。那就拿到我们社出版吧!”

书籍收录江天文章两篇、洪途文章18篇,书名就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文章的题目,叫《研究文艺史上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》,经我统稿后付排,于1976年春出版。这本小书,和当时出版的许多关于“儒法斗争”的图书一样,都随着那一时代的过去而成为过去。

1974年底,结束“儒法斗争”之后,接着便成立了一个录音组,为毛主席录制古典诗词的唱片。这个工作由江青直接抓。文井同志问选目是否毛主席“钦点”的,我说不甚了然。江青对诗词并不熟悉,要不是看到毛主席批点过,她是提不出来的。后来,有一天,文井同志目光中带点神秘色彩,笑嘻嘻地对我说:“我有毛主席圈点过的《词综》。录音选目确实是圈点过的。”我着急地想看一看都圈了哪些词,他说不行。看到我失望地瞧他,便亲切地说:“这样吧,把你的《词综》拿来,我帮你复制。”翌日,我真的很把我那本《词综》交给他,很快就给我复制好了,而且十分认真,用黑铅笔、红铅笔、蓝铅笔,分别按原样替我复制,或加一个圈,或加双圈,或加竖杠,或加国话拼音,还在一片纸上写下说明文。

我的专业是古典文学,在文化组根本没有对口的工 作,又不想搞行政,迟早总要回人文社。所以在录音组工作的后期,我就想回归本位,但文化组似乎无意放我归山。正在这时,毛主席批示出版《水浒传》,是我回社的好由头。于是,1975年8月13日上午,我回社求助于文井同志。文井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:“我支持你回来,你回来就是了。不要怕,档案在咱们这里,又能怎么样!”我怕节外生枝,终于说服了于会泳的助理,把他送我回来交给文井同志,说:“谢谢你们的支持,现在把林东海还给出版社,希望《水浒》整理完毕,还借给我们。”文井同志说:“大家互相支持吧。”于会泳的助理走了,我向文井同志深深地作了个揖,恳求他:“他会再来要人的,求求您千万别再答应他呀。”文井同志痛快地答应了。后来他告诉我:“他们来了好几个电话要借你,都被我婉言谢绝了。”

1975年9月1日,我正式回人文社上班,参加标点和校对容与堂百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。回

给人温暖、诗意和美

——纪念严文井同志百年

□崔道怡

童话园地里一朵“绽放的鲜花”。

其实,在文学创作上,严文井同志是一位多面手,他的散文卓然出众,也大多具有经典价值。其代表作《啊,你盼望的那个原野》,纪念他去世的爱人,他们在各自投奔延安的路上相遇,在革命的圣地相亲相爱,直至她生命的尽头。作品非常感人,有读者慨叹:“奇怪,一个老头,怎么能写出那么唯美、感性的文字?”

我曾为此篇写读后感:“那一个夜晚无比珍贵,冥冥中你敞开了心扉。深沉的怀念如浓醇的酒,而你面对的是一盏空杯。这悄悄的祭奠,惟有至亲至爱的人,惟有至亲至爱又永远不再的人,才能享受,才能领会。一个人一生,能喝到这样一杯用心血酿成的酒,该无悔了。一个人用这样的酒祭奠至亲至爱,该无愧了。”

严文井同志编织的花环,无不蕴含浓郁的哲理诗意,被誉为“献给儿童的特殊诗体”。有评论家比喻他是“一口井”,喷涌出的是“柔和的美感”,“好像是底色,铺陈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”。确实如此,以致“文革”中写检讨,他竟这样开头:“春天,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女从林荫道上走过来,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……”

记得阎纲同志回忆“干校”文章,写他被打作“五一六反革命分子”时的遭遇。“一天深夜,我被批斗后押回所住的大仓库,行至拐弯处,一只胳膊挡住去路,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。我的泪水一下子涌出来,老严啊,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,这是您的手臂!”阎纲“坐于床头,掂量许久,吃不下去,腹诵诗句,和血和泪”。

有时一个镜头,映现一颗人心。阎纲所记这一细节,曾经使我深受感动。这就是老作家严文井,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,都会用他的手臂传递给人温暖的抚慰。严文井同志的一生,就是不断给人以温暖、诗意和美的岁月。他如还在,正值百年。但他何曾离去,他活在亲友和读者的感念里,活在他那千秋万代永不朽的文章里。

小溪流的歌

——记严文井同志

□林东海

社第一天上班,文井同志特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望我,他的关怀使我感动不已。9月11日晚上10点多,创办来电话辗转通知我,说中央办公厅有命,要我于翌日八点半以前到公安招待所集合,有重要任务,特别交代带上毛衣和洗漱用品。我不知底里,只觉得事情严重,去还是不去,在两难之中。我想到文井同志,看了看表,已是深夜11点多,情况紧急,也不管他睡没睡,到邻居家拨通了他的电话,把接到电话的情况向他说明,问向他打招呼了没有。他说:“没有通知我,不知是什么事。不过他提到中央办公厅,不会说假话吧,那你就去看一看。嘴可要把得严一些。”于是,我如期于翌日八点半到达公安招待所,于会泳的助理见到我便叫快准备上车,我问:“向我们出版社请假了吗?”他说:“来不及,以后再说。”我说:“不行,我已回社,没有请假,我不能走。”他急得直跺脚:“还有20分钟开车,现在去找严文井,快!”于是立即驱车到灯市口出版局办公楼,把文井同志从会议室叫出来。于会泳的助理只是说替我请假,要离开北京,去哪儿,干什么,都没说清楚。文井同志面有难色,说:“我做不了主呀,没有和社里其他领导商量过,等商量了再说吧。”于会泳的助理两手一摊,急得话也不清楚:“怎么办,马上就要去上火车了!”文井同志见他急得那样,让他“稍等”,转身回会议室,很快又出来,告诉于会泳的助理:“这么急,那就先走吧。回头我再告诉他们。”我明白,文井同志准是进去和出版局局长通了气,经局长许可才做出决定的。我和文井同志会心地笑了,点了点头,便算告辞了。江青先期到大寨,据说要在那里审查录音情况,所以录音组演唱人员和注释人员跟着去,以便随时询问。实际上,在大寨期间,只是偶尔讨论注释工作,大部分时间花在劳动和看电影上,9月20日撤离大寨。回到北京,到大寨一个多礼拜的活动情况,我向文井同志作了简要的汇报,他这才放下心来。

“托起沉重的木船”

1976年10月7日早晨,我和往常一样,上了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水。我从水房提着两个热水瓶,正要往楼里走,文井同志从后院西门走进来,把我叫住,在我耳边悄悄地说:“昨晚都抓起来啦,你先别说,听消息。”过了一两天,“四人帮”束手就擒的消息才慢慢传开。我很佩服他获得信息之快捷。10月中,出版社党委正式向我传达中央发生的大事,并通知要开全社性揭批“四人帮”大会。这次大会主要是党委领导和各个部门作政治表态,特例为我安排了个人发言。从第一个向我透露消息,到为我安排发言,我十分感激文井同志在政治上对我的信任和关怀。

1978年4月,人文社决定与《人民日报》合写一篇关于“评《水浒》”的文章,文井同志让我参与执笔。我到《人民日报》去同文艺史组研究文章的大纲,《人民日报》文艺组因为曾发表过反面文章,所以提出文章开头先“还债”,我不同意,说:“在《水浒》问题上,我们无债可还。”他们说:“你们出版《水浒》不是用了梁效写的《前言》吗?”北大清华批判组确实写过《(前言)初稿》,但当时姚文元批示,文章不要署名“梁效”,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,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。文井同志说:“既然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,《前言》该怎么改就怎么改。”所以《水浒》的《前言》实际上是人文社重新写定的。我把情况告诉他们,说:“我认为我们写定的《前言》没问题,不必‘还债’,‘还债’的内容你们单独处理。”回社后,我向文井同志汇报了讨论情况,文井同志高兴地说:“你做得对,咱们的《前言》没问题。”文井同志对于出版

物的把关,主要是审查序文和前言,尤其严防政治上出问题,力求平稳。他抓工作,总是提纲挈领,举重若轻,先把政治关,后把质量关,从不陷于具体的事务之中。

文井同志一生廉洁奉公,从不以权谋私。他从挂名社长到实干社长,为人文社出了不少力,然而他又从人文社得到了什么呢?他原来所住东总胡同60号的两间平房,是中国作协的房子。红庙的楼房,是文化部批下来的。他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,就在红庙那不算宽敞的楼房里过着清贫的日子。有一天,我到红庙看望他,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,他招手让我到他卧室,指着墙上挂的一幅字,说:“你给我读一遍。”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,但还是按他说的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这幅字是中央美院朱乃正教授写赠文井同志的,抄的是陆游的词《好事近》:“岁晚喜东归,扫尽市朝陈迹。拣得乱山环处,钓一潭澄碧。卖鱼沽酒醉还醒,心事付横笛。家在万重云外,有沙鸥相识。”我读完后,他点了点头说:“怎么样,你体会体会。”这首词是陆游壮志未酬在山阴老家赋闲时所作,一腔幽怨,却故作旷达语。也许朱教授写这首词意在给文井同志一点慰藉,而文井同志读来却别有怀抱。至于他让我读一遍,似乎是向我表白的一种方式,又似乎是对我的一种劝慰,或者诸多意思兼而有之。我朝文井同志会心地笑了笑,一切都在不言中,真是“笑而不答心自闲”,这是“赋诗言志”的一种方式。从这里也可以体会到,我们的古典诗词,竟然有此妙用!

90年代初,文井同志已离休多年,我问他写些什么,有什么创作规划,他说,老了,写不了大东西,只想写点回忆往事的小文章。有一天,他托人为我捎来一份墨宝到办公室,是他为我写的一张小条幅,作为纪念。我打开一看,上面写了四句类似儿歌的小诗,曰:

小民弄小技,大帝唱大风。
傻子要活命,只好来雕虫。

条幅前头铃一枚闲章,曰“难得明白”,还有一枚生肖印是一只玉兔,后面落款云:“东海兄一笑 严文井(钤‘严文井’章) 一九九一年岁末。”郑板桥说“难得糊涂”,文井同志却反其意而说“难得明白”,看来他并不想糊涂,而是想弄个明白。聪明过人的文井同志说“傻子要活命,只好来雕虫”,是很有意思的。这首小诗,是自励,也是对我的劝勉,于是我把它当作“座右铭”,时时提醒自己,甘当“傻子”,安心搞文学研究,玩那丈夫不为的雕虫小技。多年的实践,使我愈发明白文井同志真是个明白人。

“飞向纯洁的蓝天”

文井同志从40年代初到50年代末,写了不少童话和寓言,后来也写起散文,是颇有影响的一位作家。70年代末,他选编了一本童话故事文,就用1955年写的童话《小溪流的歌》的篇名作书名,1979年春在人文社出版。3月20日,他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,领取签名赠书。我向他表示祝贺,他实说在惭愧,写得太多,真对不起广大少年儿童,但因忙于行政,也没办法。同年7月,他接到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的信,请他为该馆题词。他又把我叫去,说:“为李白题词,什么话都不好说,很难妥贴;我想了个主意,就是用李白的诗句写李白,你看怎么样?”我说:“好啊,这个主意很好。”他说:“我对李诗不熟,也不擅长诗歌,所以想麻烦你帮我用李白的诗句集成一首纪念李白的诗歌。”我说:“从王安石取杜诗作集句诗,不少人效法,集句也就成了一种常用的形式。我可以试试看。”于是我便代他找了一些李白诗句,

诗意,哲思和游戏精神

——怀念严文井先生

□金 波

严文井先生已离开我们10年了,他的儿童文学作品,特别是童话,仍被一代代孩子所喜欢,而且在读者的阅读中,不断地在发现着他的作品的新的意义。他的童话依旧闪烁着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。他的许多文字是这么柔和地与我们的心灵交融渗透在一起,成为我们的精神营养,这就是他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诗意、哲思和游戏精神。

从严文井先生全部的作品来看,从他在理想追求和艺术审美的层面上看,他是更接近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。因此当他为孩子写作时,这一艺术个性因为读者对象的不同,就更加丰富多彩。他日后创作的那些美丽的、富于诗意的童话,和他早期的散文一脉相承,都是用感情哺育出来的。他曾说过:“没有孩子,没有孩子的眼睛和心灵,没有美丽的幻想,没有浪漫的精神……则一定不会有童话。”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严文井,由于与儿童在心灵上的契合相通,就增加了更多的儿童情趣、情调,以及所营造的诗画氛围与旋律感。他的《小溪流的歌》就是一首诗。他曾经说过:“童话虽然很多都是用散文写作的,而我却想把它算作一种诗体,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。”“没有诗的形式”的诗篇。”

严文井的童话还有深刻的哲学意味。我记得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散文《世界一点也不稀奇》,他写一个成年人面对一个怯懦的孩子“我”说:“你同一个人一起走,你就有了一个伴,你同许多人一起走,你就会感到热闹;只要你

编成这么一首诗:

明月出海底,太白出东方。
北斗酌美酒,醉后发清狂。
高歌振林木,风卷绕飞梁。
心随长风去,天外恣飘扬。

我把这首集句诗的草稿拿给他时,还附了一些可供选择的诗句,让他自己再修改或补充。他把首联换成“凤飞九千仞,太白何苍苍”,叫我到他办公室一块珍藏。我看他改得很好,说不必再动了,就这么定下来。

1981年5月,我被借调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写《诗人李白》画传,为了获取相关图片,我和摄影师一起到长江流域考察李白游踪,直至年底才回京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书《诗法举隅》,样书已到北京。翌年年头,我寄一册赠文井同志,他收到书后,寄来这么一封信:

东海同志:
《诗法举隅》收到,谢谢!

看目录,就知道这是一本很有分量并引人入胜的书。

我曾多次想请你来家谈谈,但因你常常外出,无法如愿。此次返京,如有功夫,晚上来家谈谈,还是非常欢迎的。

请原谅我的官僚主义,我不知道你的宿舍地点,此信只好寄到我社传达室转,不知能否顺利地到达你手中。

新年好

文井
元月六日

接到信不久的一个晚上,我便到他家拜访,并汇报了在长江各地考察的一些情况。话题转到我那本小册子《诗法举隅》,我说这是我大学本

科毕业论文改写的,改得比较仓促,所以很难说得透彻。他说读者反映还不错,并表示他也比较赞赏。文井同志说“多次”想找我谈谈,我感激他对我的器重,但又害怕他对我的器重,所以在交谈中,我常常“顾左右而言他”。文井同志是很有创作才能的儿童文学作家,然而由于长期担任行政工作,极大地影响他的创作成就。待到他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,已经老了,写不动啦,我时常为他感到惋惜。古人说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,真是鞭辟入里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文井同志对近代文学颇感兴趣,记得有一次到红庙他家拜访,他问我在搞什么,我说还是研究古典文学,他说:“搞那些老古董,不能说毫无意义,但我看你还是去研究近代文学,可能更有意义。要关心现实,不要只钻故纸堆。”我笑了笑,心想他到底是老革命啊,我对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是很尊敬的。他打电话要借龚自珍集子,我帮他弄到一个选本,以为读读选本也就够了,他却不满足,还让宋红君为他借了《龚自珍全集》。从近代思想家的先锋,到洋务派的洋务运动,他都下了不少功夫,似乎还在发扬五四精神,追求民主科学,探索救国之道。在他的鞭策下,后来我和宋红一起编著了《南社诗选》。

2005年7月20日,文井同志安详地离开人世,带着未了的夙愿走了。然而他所创作的儿童文学将永远滋润一代又一代的幼小心灵;他对于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,也将铭记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里。他的事业是不朽的,可以安息了。到八宝山告别时,我为他献上一副挽联,曰:

小溪歌唱,滋润玉苗,童心开发催花放;

大业思成,更新文学,书海导航破浪飞。

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

丛刊2016年第1期目录(总第198期)

新文化运动研究	
知识的“救济”与失效——对民初“调和论”的重新思考……………	孟庆澍
“新青年”的觉醒——对五四时期小团体实践的考察……………	李培艳
走向白璧德:学衡派之“前史”——以梅光迪、胡先骕为例……………	李欢
作家与作品	
危机与救赎:一个新文化人的“南渡”……………	刘奎
“误译”与创造:鲁迅《药》中“红白的花”与“乌鸦”的由来……………	张丽华
进化论与法布耳:周氏兄弟1920年代写作中的博物学视野……………	王芳
鲁迅在教育部的儿童美育工作与《风筝》的改写……………	陈洁
浅析《呼兰河传》的形式探索……………	仲济强
未完成的“现代主义”——《上海的狐步舞》探讨……………	邢程
丁玲研究	
“新的写作作风”——探讨丁玲整风之后的报告文学写作……………	刘卓
延安时期丁玲女性书写的转变与“新人”塑造……………	王书吟
——社会史视野下的《夜》的重读……………	王书吟
近代中国的“主体妓女”表象及其夭折……………	【日】江上幸子
文学史研究	
“隐士派”还是“酝酿者”:论小品散文初期的分化……………	裴春芳
翻译作品的“大众本”改编与1930年代“文艺大众化”运动……………	李淑英
——以1933年鲁迅《毁灭》译本的两处改编为中心……………	
文献史料研究	
胡风剧本《虎列拉之影》手稿的再发现——兼谈胡风早年的戏剧活动……………	常楠
虎列拉之影……………	张光人
通俗文学笔谈	
通俗小说的性质及经典的论定……………	汤哲声
科学思维与人文思考的张力——评刘慈欣《三体》三部曲……………	刘媛
情似雨馀黏地絮:Fresh果果的《花千骨》……………	胡颖怡
书评综述	
文学史讲述的可能性——评孙郁著《民国文学十五讲》……………	范国富
《丁玲传》的求真与创新……………	袁盛勇
孙庆升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综述……………	路扬
编后记	

主编:吴义勤 温儒敏 邮发代号:2-667 投稿邮箱:ckbjb@wxg.org.cn
编辑部地址:北京市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中国现代文学馆 邮编:100029